

法家史话

(五)

《法家史话》编写组编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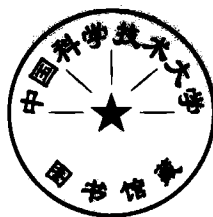
11.852-0

1/5

法 家 史 话

(五)

《法家史话》编写组编



法 家 史 话

(五)

《法家史话》编写组编

•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 阳 六 六 七 厂 印 刷

•
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张：3

字数：40,000 印数：1—140,000

1975年2月第1版 1975年2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1090·27 定价：0.18元

毛主席语录

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，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，因此，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，决不能割断历史。但是这种尊重，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，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，而不是颂古非今，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。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，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，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。

毛主席语录

世界是在进步的，前途是光明的，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。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，常常向人民宣传，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。同时，我们还要告诉人民，告诉同志们，道路是曲折的。

出版说明

在普及、深入、持久的批林批孔斗争中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，了解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及其阶级局限性，为当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，这对彻底批判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，彻底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，坚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，反对倒退、坚持社会主义革命，反对复辟资本主义，是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在这本小册子里，我们介绍了近代的几位法家代表人物，供广大工农兵阅读参考。

目 录

龚自珍.....	耘 圃 (1)
魏 源.....	雨 田 (22)
严 复.....	青 石 (45)
章太炎.....	鍾 实 (66)

龚 自 珍

耘 圃

龚自珍（公元一七九二年——公元一八四一年），字璚（音瑟sè）人，号定盦（音庵ān），又名巩祚，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人。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，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尊法反儒的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、法家的代表人物。

社会巨变的前夕

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，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，也是清王朝统治的衰落时期。当时，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社会中虽然占居统治地位，但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，封建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急剧激化。那时，在经济方面，土地兼并十分激烈，地主阶级对农民巧取豪夺、盘剥榨取异常苛重，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在政治方面，封建统治者卖官鬻爵，贿赂公行，黑暗已极。在意识形态方面，清

政府把宋代朱熹集注的《四书》奉为金科玉律，强力推行以“理学”为代表的儒家孔孟之道，引导人们脱离现实、皓首穷经埋头到故纸堆中去。在军事方面，兵备废弛，边防空虚，官兵腐败不堪。由于上述情况，造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群众饥寒交迫，挣扎于饥饿死亡线上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。此外，清王朝推行罪恶的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，使各族人民和满洲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。农民起义连绵不断，著名的有一七九六年至一八〇四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，一七九五年至一八〇六年的苗民起义，一八一三年的林清、李文成起义。这些起义虽然先后都被统治阶级残酷地镇压下去，但在不同程度上打击和动摇了反动封建统治的根基，促使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日益没落。

与此同时，在对外关系上，中国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。十九世纪初期的世界，以英、美、法、俄为代表的国家，已经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，建立起来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，除残酷压榨本国劳动人民之外，还肆无忌惮地进行对外侵略和扩张，在亿万人民的白骨堆上发展了资本主义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：“资本来到世间，就

是从头到脚，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。”这些资本主义侵略者为了满足其永远无法填饱的贪欲，纷纷把魔爪伸向了亚洲的东方。那时，英、美、法从海上、沙俄从陆路环逼窥伺中国，象饿狼般妄图伺机灭亡中国。马克思指出：“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。”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侵略总是以经济掠夺为目的，用军事征服、政治压迫来保护和扩大其经济榨取和掠夺。他们在开始侵犯我国时，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大举武装进犯，而是采取窃贼伎俩，向我国走私毒品——鸦片，利用它毒害人民、掠夺财富、觊觎领土、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，从而使中国面临着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悲惨命运的前夕，造成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的社会矛盾。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，民族的空前灾难即将来临。这个严峻的现实，对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龚自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龚自珍的祖父龚敬身是乾隆时的进士，官至云南省迤南兵备道。他的父亲龚丽正是嘉庆时的进士，当过江苏按察使。他的母亲段驯是著名的汉学家段玉裁的女儿。龚自珍出身于这样一个世代官宦的地主家庭，自幼就受到了比较系统的封建文化教养，有读书

学习和了解官场状况的方便条件。同时，这个环境也决定了他的一生，必然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去观察、研究问题。

龚自珍从十一岁时起，离开家乡随其父亲到北京、徽州、上海等地方。社会上的见闻和生活的实践，使他逐步认识到腐朽的封建统治行将崩溃，资本主义侵略者虎视眈眈，民族危机即将来临。为此，他大声疾呼要求改变这个不合理的世道。由于地主阶级立场的限制，他不可能去发动和引导广大群众去实现改革，而只能向统治者呼吁，建议他们去自动革新。龚自珍和其他封建知识分子一样，期望通过科举途径登上政治舞台，去实现其改革时政的理想。事实证明，他的这种主张只能是一种幻想。他在二十七岁时考中了举人，后来屡次落榜，直到三十八岁时才考中三甲进士。他原任内阁中书的职务。中进士后，清政府拟派他充当知县，他不愿就职，呈请仍旧担任内阁中书职务，四十六岁时改任为礼部主事。在职期间他经常和他的老朋友魏源、林则徐、黄爵滋等人来往，他们志同道合，评论时政，研究改革，都想在革新事业上有所作为。他曾经多次建议朝廷改弦更张，改革时弊，都遭到封建统治者的反对。他因为政治抱负难得

施展，故借口他的叔父龚守正当时主持礼部工作例应回避，而辞去官职回到了故乡。一八四一年，五十岁的龚自珍担任了江苏省丹阳县云阳书院的讲席，想利用讲坛宣传他的革新理想。就在这时候，他突然患急病死去。他生前写了很多诗文，如著名的《明良论》、《乙丙之际箸议》、《尊隐》、《平均篇》、《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》等文章，现已将其能搜集到遗著汇编为《龚自珍全集》。

对旧制度和儒家正统思想的抨击

龚自珍早在青年时代，就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。他敏锐地看到了清政府的封建反动统治已经腐朽透顶，他继承历史上法家的传统，对反动的旧制度和因循守旧的儒家正统观念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。

那时，以儒家思想起家的反动封建官僚们，大讲所谓的礼、义、廉、耻，把自己打扮得道貌岸然，欺骗人民，颂扬反动统治。龚自珍在二十三岁时就写了四篇《明良论》，一针见血地揭露这些儒家官僚都是些寡廉鲜耻的伪君子。他深刻地指出：现在的儒生们，从他们开始当官的时候起，就丧失了廉耻，做官的时间越长，就越是奸诈虚伪，官做得越高越大，就

越会谄媚。他讥笑当时执政的高官显宦，除了吃喝玩乐，请客送礼，互相包庇，应酬官场，取媚帝王之外，其他皆一无所知。

他在《尊隐》这篇文章中，继承法家的变化的历史观，形象地把当时旧制度统治下的社会，比喻为一天的早、午、昏三时中的“昏时”。他描述“昏时”的景象为：太阳就要落下去了，突然刮起了悲怆的晚风，顿时大地一片黑暗，长夜漫漫，听不见啼明的鸟叫，真是黑暗已极；人们对反动统治中心的京城充满了仇恨悲怨；京师混乱，山野清明，必将出现一个惊天动地的来自民间的大事件，变革那黑暗的旧制度。他又在《乙丙之际箸议》中，进一步发挥这种思想，把旧制度统治下的当时社会认定为：“治世”、“乱世”、“衰世”三世中的“衰世”。他说：什么是“衰世”呢？就是儒家思想统治的世道。在这个反动的世道中，黑白混杂、是非颠倒、善恶不分、真伪不辨；不仅政府机关中没有有才干的将相、学府中没有有才德的人士，而且社会上也缺乏有才能的人，真是混乱黑暗到了极点。他的“九州生气恃风雷，万马齐喑究可哀。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材。”这个著名的诗句，就是他对这个黑暗社会的控诉。在他看来，所

以出现这种局面，责任完全在于反动的统治者。他说：如果统治者不自觉地进行革新，那么人们将会把他们从宫殿里赶出去；扒下他们锦绣的衣衫，给他们换上放牧牲畜的服装；把那些道貌岸然的儒家所霸占的学府，干脆拆毁掉。从而否定了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和为之服务的儒家存在的合法性。

龚自珍不仅辛辣地抨击了反动统治者政治上黑暗腐朽，而且还在经济上探讨了产生政治腐败的根源，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土地兼并所造成的贫富悬殊的社会局面。他在《平均篇》、《西域置行省议》等文章中都写了这方面的问题。他指出，当时的社会是贫穷的人越来越穷，富贵的地主一天比一天更加富有，从京城到全国各地，到处都是贫困，他断言这是一种“至极不祥”的社会气氛。这种空气笼罩于社会之中，长此下去，必然要引起武装动乱，或者出现疾病流行，最后将会造成人烟断绝，归于灭亡。他的这些言论，触及到社会矛盾产生的经济根源，并揭出了矛盾发展下去的危害性。

对清政府封建反动统治政治上的腐朽，龚自珍除了从土地兼并、贫富悬殊，摸索其根源外，还从官员的选拔方法进行了探讨。他对清政府提拔官员不考察

才干品德，只是按资历提升和按书法的优劣评选人材的做法，表示了深刻的嫉愤。他指出：人大抵到三十岁左右才能考中进士，当上朝中的官员，然后还需经过三十至三十五年的时间，才能逐步提拔到宰辅地位，这时他们已经齿脱发白，精神疲惫、暮气沉沉了，不可能有所作为。他辛辣地讽刺说：按资历取人而不问才德，那么宫殿外的石头狮子就应当地位最高了，因为它已经在柱子外边安坐了几百年，比任何人的资格都老。他不仅直接指出那些居于高位的凭资格上去的人，是没有生气、贪恋禄位的庸人，而且还用寓言的形式，写评论文章，把那些昏庸腐朽反动的官僚比喻为蜮、熊羆、鸱鸢、豺狼、狗蝇、蚂蚁、蚤蟹（音肥féi）、蚊虻，也就是说他们是一群害人之物。此外，龚自珍对旧制度的条律繁琐、边疆武备的废弛等许多方面，也都进行了揭露。早在青年时期，龚自珍就痛切地感觉到旧制度束缚人，他形象地比喻说：旧制度使人周身感染病痛，又惟恐人触动它，把人用长绳捆绑在一根独木之上，使人手脚都不能动弹，残酷地监督着人、束缚着人、杀戮着人。旧制度是用什么东西去监督、束缚、杀戮呢？他明确地指出：不是用水、火、刀、锯之类的有形的东西，而是用儒家的

名教思想去毒害人们。这种办法不是直接用刀枪去屠杀人，而是用孔孟之道，潜移默化地残害人们的思想，使人们丧失了忧国忧民、奋发图强、有所作为的雄心壮志。这就一语道破了儒家正统思想的虚伪性和反动性，点破了满口“忠孝仁爱礼义廉耻”的儒家思想完全是骗人的鬼话，指出了引诱人、束缚人去堕落、变成寡廉鲜耻之徒的正是这些寡廉鲜耻的儒家。

儒家宣扬复古倒退思想，大讲其所谓夏、商、周三代是“盛世”，颂扬什么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丘是“圣人”、孟轲是“亚圣”，把这些人定为“万世师表”。龚自珍在《葛伯仇餉解》一文中，运用考据方法，先引用了孟轲的一段话，对汤征葛这一历史事件重新进行解释。孟轲说：汤居住在亳地与葛为邻，葛伯不祭祀，汤派人询问，葛伯回答说：没有粮食。汤于是派人到葛地去耕种，还派人往来运送给养，葛伯率领葛地人民夺其粮食杀其人。按照孟轲的上述解释，汤与葛伯之争，罪过完全在于葛伯，而汤则是所谓大仁、大义的先王。龚自珍在这篇文章中，公开驳斥了儒家这个所谓亚圣的议论，明确地指出汤是个阴谋家。他论证说：葛伯不祭祀，汤教给他祭祀就可以了，葛伯祭祀没有粮食，汤给葛以粮食就可以

了，为什么要派人到人家的地方去种地呢？种地需要经过春耕、夏锄、秋收、粮谷入仓的过程，这对于明年的祭祀可能起作用，但对本年的祭祀就来不及了。为什么汤要这样干呢？他们派去种地的人，实际上是要侵占葛地的人；是准备汤进犯葛时作内应的人；而往来运送给养的人，实际上是从事间谍活动的人。因此，葛虽然贫困衰弱，但处在强敌压境之下，能不害怕吗！害怕而又不肯屈膝投降，只好率葛地人民进行防御。杀那些间谍，对抗汤的侵扰，完全是理所当然的行动。由此可见汤是个远交近攻的阴谋家，后世搞远交近攻阴谋的人，都是汤的门徒。龚自珍的这篇文章，不仅对两千多年来儒家尊崇的仁义道德化身的先王成汤进行了批判，公开指出汤是个征伐无罪之人的阴谋家，驳斥了孟轲的立论。

龚自珍的尊法反儒思想还表现在他公开反对把儒家列在各家之上的“独尊儒术”的行为。他在《古史钩沉论》中论证说：九流都来源于史，儒家不过是史的一个支派。还在一首诗中指出：“兰台序九流，儒家但居一。诸师自有真，未肯附儒术。后代儒益尊，儒者颜益厚。”这几句话，不仅公开宣称儒家原先只不过是儒、道、法、墨、阴阳、名、纵横、